

能工能写 雄浑与灵秀兼具

——观赵天叶作品

■钱晓芳(杭州)

今年杭州的夏季,酷热难耐,西湖边的荷花却一如既往的开得特别华丽。赵天叶的个展就在西湖边的杭州国画院展出,面朝西湖与西湖零距离的展馆,与门前的西湖仿佛从来就是一体的,一块块垒起的红色砖块见证着西湖的变化与发展;展厅中的作品,与湖中的荷花互为倾诉,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,相映成趣。

天叶出生于艺术世家,五官精致,长发披肩,文静温婉,待人接物大方得体,是师生们称道的“别人家的女孩”。她从小生活在美院周边、美院老师们周边,家内家外受到的熏陶自然少不了。她一路从中国美院本科到硕士,毕业后就被杭州国画院录用了。之后,又回母校攻读博士,又到清华大学做访问学者,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边画画,孜孜以求于她热爱的中国画专业。

我认识天叶是从认识她的作品开始的,那是在一次展览上,我站在一幅精致的花鸟画作品前移不开步,有位老师过来给我介绍说这是我们学校赵天叶同学的作品。那时天叶正在本科学习阶段,创作的作品已相当成熟,清新淡雅的风格特别令人喜欢。这之后我开始关注她,有一次在校园,一位漂亮的女同学迎面走来,礼貌地叫了我一声“老师好”,我问她是哪个学院哪个专业叫什么名字,这才终于让我对天叶及其作品对上了号。之后,不断的有关于她的消息传来,也不断地看到她各个阶段的作品,知道她获得过许多奖,很为她高兴。这次看到她的个展,这么多高



赵天叶 玉碟纷纷落春深

质量作品的呈现,特别振奋!可以说,她的创作又实现了一个新的跨越。

我以为到目前为止,天叶的创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两种风格,博士阶段是其中的分水岭。从本科到硕士,一直是工笔为

主的清新淡雅风,有江南女孩的秀气和温馨,相信熟悉天叶的老师和同学都会认可这个评价的,毕竟在这一路风格的创作上她已经相当的稳定了。然而,就在大家都以为她的硕士毕业作品肯定会以这个画风呈现时,她却一改以往画风,创作了墨竹八条屏。如此之快的变化,不仅让熟悉她的师友有点“措手不及”,而且还引起了一些质疑,以为这些作品并非天叶亲手所画。正因为这些不同的声音也更加坚定了她求新求变的决心,坚定了她必须要画出好作品的决心。也许画画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,天叶的博士导师是张立辰先生,先生虽早年就学于中国美术学院,但长期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,先生的南北融合之风影响了他的学生。做访问学者时,更是接受了北方的国画教学。因此,天叶从博士阶段的作品开始,渐渐地多了写意的成分、也多了些雄浑之气,显得更加轻松自如了。我想,选择导师、选择深造之地,本身就是她寻求突破寻求变化的体现。

正是这种寻求,带来了天叶创作上的变化。现在,她收放自如,在工笔与写意之间驾轻就熟,能工能写、工笔严谨、意笔大气;她转换自然,在继承与创新之间探索有成,既传统又当代,拟古不失自己,出新不忘传承。她用色极为大胆,又很特别,在许多作品中,将中国画的留白赋予了大红大蓝大紫大青,不仅将画面衬托得非常鲜明,还让中国画兼具了传统意味与当代气息,兼容了北方的雄浑与南方的灵

秀,使得“南方的女孩”更具力量感,也更具视觉冲击力。《无梅有竹竹无朋》,红色的背景很鲜明,白色竹枝很纯洁,只是竹子的上面重重地压上了舞动的灰色,这游龙般的灰色中还有水墨自然形成的隐约可见的纹理,似花似叶似……这是她对于云水意象的表达。《玉碟纷纷落春深》,淡绿色的背景,淡灰色的树干,白色的梅花洒满整个画面,仿佛飘飘洒洒的雪花迎面而来,让白色也变得热情了起来,原来冷色调也可以是温暖的。当然,生在西湖边长在西湖边又工作在西湖边,西湖是天叶作品避不开的主题,西湖的水、西湖的荷、西湖的柳叶、西湖的桃花,不断地成为她作品的主角,仿佛让人们了解西湖、认识西湖是她一种天然的责任。在她的笔下,春天的西湖桃红柳绿,夏天的西湖荷花绽放,秋天的西湖金色亮丽,冬天的西湖清新又凝重,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表达不同的呈现,这也是近年来天叶不断探索的课题。

天叶还写得一手好字,作品的题跋有楷书,写得工正;有行书,写得自如;还有草书,写得流畅。我以为这与她硕士导师卢勇的以身作则是分不开的,确实,题跋也是作品的一部分,理应引起画家们的重视。天叶的文学修养也是极好的,题跋中的诗句可见一斑。

喜欢天叶,喜欢天叶的作品,喜欢天叶的这种创作状态。天叶正年轻,相信凭着她的天分、凭着她的努力,未来的艺术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!

纸上作品如何展示

■于艾君(沈阳)

说到纸上作品的展示,作品与墙面的关系,究竟离墙面多远才合适?是需要平整的还是褶皱的?都需要有所设计。我觉得纸上素描或绘画的这种敏感特质,是当代视觉艺术语言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。

自1940年代尤其是1960年代以来,日本“物派”艺术探讨并直接利用了“物”的静止、外露特性,隐身或达到一种使得“物”不再仅是物质,而是使其成为一个主导部分。它们经由点化,以裸呈的自身变成艺术品,并从物质与物质、物质与场所的联系中导引出了当代艺术所侧重表达的关系、状况、状态等议题。

所以,当代艺术强调物质说话,比如,有些时候,素描所用的这个纸要呈现出纸的特性和情感,这个材料要能说话,而不是——如18世纪以前的素描——仅仅将纸张作为绘画行动轨迹的物质基底。可以说,18世纪以前的美术学校基本上都是素描学校,那个时候的素描都是强调功能性,素描水准几乎决定了你的订件成功的

可能性。比如它值多少钱,我要先看你的素描,你的素描没有问题才可以画油画或者展开其他的制作。那时候的素描基本上都是功能性的东西,还没有演化到独立的当代纸上绘画这样一种全新的语言。

当然了,当代哲学、美学对艺术的干预介入,促进了新艺术品种的丰富,由此,艺术家的表达进入了更细致入微的更碎片化的方向,这些同时也大大提升了素描的表达可能。其他方面艺术或非艺术的物性特质,也给了“从素描到纸上绘画”再到“素描行动”或“素描现场”这样一种跨界很多的动力和启示。

所以说,当代纸上绘画从素描而来,但不完全是素描,是一种绘画、一种发生、一种行动现场,也是一种“当代贫穷”或“极简主义”思潮或气息的艺术,一种独立的艺术,而不是像过去的那样。尤其是1960年代以来。我们看安迪·沃霍尔的素描画,他经常利用影像,把影像到画布和纸上,他只勾勒影像形象的边缘,不像古



于艾君 改编项目风景里的问题比我慌乱,我的眼睛已经适应黑暗
素描纸上油彩、油墨、蜡和油性彩色铅笔、拼贴 160.5×250.5cm 2022年

典素描那样,讲究一招一式,受过很强手

路。所以他那种素描带来一种很强的陌生感。